

融史学、艺术、心理学和军事于一体，
与惊悚小说相媲美的真实故事

希特勒的 绝密宝藏

Hitler's Holy Relics

追踪纳粹藏匿称帝圣物纪实

[美] 西德尼·柯克帕特里克 (Sidney D. Kirkpatrick) 著 陈嘉宁 译 修冬 李岚 校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二战期间，纳粹夺取了基督教圣枪等一批珍贵文物，妄图用作希特勒加冕“欧洲皇帝”的圣物。但当日暮途穷时，纳粹把它们匿藏起来，妄想卷土重来……然而，他们的阴谋能得逞吗？

★★★
二战美军
秘密行动
首度大公开
★★★



希特勒的 绝密宝藏

Hitler's Holy Relics

追踪纳粹藏匿称帝圣物纪实

[美] 西德尼·柯克帕特里克 (Sidney D. Kirkpatrick) 著

陈嘉宁 译 修冬 李岚 校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希特勒的绝密宝藏：追踪纳粹藏匿称帝圣物纪实 /
(美) 柯克帕特里克著；陈嘉宁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5

书名原文：Hitler's Holy Relics

ISBN 978-7-5155-0432-2

I. ①希… II. ①柯… ②陈…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4613号

Hitler's Holy Relics by Sidney D. Kirkpatrick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GOLD WALL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SIDNEY KIRKPATRICK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授权，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希特勒的绝密宝藏：追踪纳粹藏匿称帝圣物纪实

作 者	[美] 西德尼·柯克帕特里克
译 者	陈嘉宁
校 译	修 冬 李 岚
责任编辑	朱策英
文字编辑	李晓凌 赵 月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09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32-2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8699

投稿邮箱 gwbooks@yahoo.com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译 序

能够有幸成为本书的译者，要拜《本·拉登传》一书所赐。那本书让我结识了金城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在他们的信任下，我开始了本书的翻译。虽然之前已有译作问世，但心中仍有不安，毕竟接触二战题材的书还是第一次，担心自己在历史背景和专业词汇方面都有欠缺。但是，开始翻译后，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被书中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吸引住了。这种兴奋与喜悦，也正是我想与读者们分享的。

全书从德国纽伦堡的铁匠小巷中隐藏的一个秘密展开，讲述了主人公沃尔特·霍恩（Walter Horn）为追回神圣罗马帝国传世圣物所经历的坎坷和波折。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剧透”，希望读者能亲自捧起这本书，跟随着作者的思路，拨开重重迷雾，细细体味其中所展现出的历史魅力。

你可以说本书描述的是二战时期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说它为我们揭开了希特勒又一个不为人知的方面。也许你可以将它当成茶余饭后的休闲读物，也许你觉得本书会使自己对二战那段历史有进一步了解，而我更愿意将它视为对英雄事迹的记录——记录了主人公霍恩这样一位英雄以及像他一样的英雄们。

译毕此书，我完全为霍恩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这样一位站在盟军一方审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在祖国面临危机之时，毅然



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他顶受着紧急任务和家庭方面的双重压力，步步惊心地开展高难度的调查工作。凭借其客观公正的眼光和精湛的专业技术，他不负众望地完成了使命。若没有他，也许神圣罗马帝国御宝的命运会被改写，人们就再也无法在维也纳亲眼目睹其璀璨魅力。

然而，由于现实中的很多原因，人们一直没有机会了解这些幕后的英雄和这段尘封的历史。所以，我真心地感谢这本书，是它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存在；更想感谢像霍恩一样毫无利己之心的人，他们出于对艺术的单纯热爱而对艺术作品进行了保护。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感谢我的爱人修冬，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他一直支持和鞭策着我。感谢我的朋友李岚、曲云、蔡小燕、谢洋艺等人的无私帮助。谢谢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由于译者本身水平所限，书中肯定存在缺点和疏漏，请读者不吝赐教。

目录

- 第 1 章 铁匠小巷 / 005
- 第 2 章 历史卫士 / 015
- 第 3 章 里奇营少年 / 034
- 第 4 章 攻入纽伦堡 / 045
- 第 5 章 雷神之锤 / 055
- 第 6 章 潘多拉的盒子 / 068
- 第 7 章 命运之矛 / 086
- 第 8 章 希姆莱的智囊团 / 102
- 第 9 章 雅利安基督 / 118
- 第 10 章 希特勒的童话王国 / 131
- 第 11 章 条顿骑士团 / 140
- 第 12 章 兵临城下 / 150
- 第 13 章 秘密指令 / 161
- 第 14 章 希姆莱的使徒 / 168
- 第 15 章 保险库的密钥 / 175



第 16 章	希特勒的神圣帝国	/ 190
第 17 章	伊克斯坦	/ 201
第 18 章	黑色卡默洛特	/ 214
第 19 章	“白宫”	/ 225
第 20 章	纳粹的赃物	/ 237
第 21 章	国王军营	/ 247
第 22 章	御宝	/ 258
第 23 章	浮士德式的交易	/ 265
第 24 章	第四帝国	/ 276
后记		/ 289
致谢		/ 300

作者说明

本书所记叙的真实故事，是在军方档案、往来信件、私人日记、人物访谈和档案材料，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艺术史教授沃尔特·霍恩（Walter Horn）未公开出版的口述二战回忆录的基础上，最后加工整理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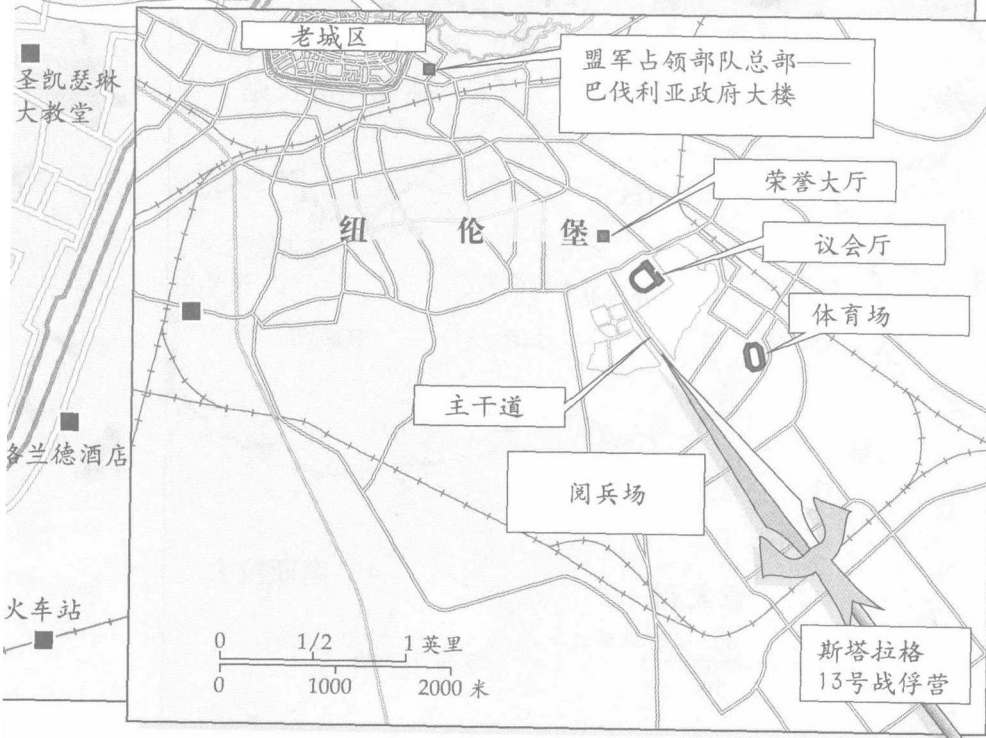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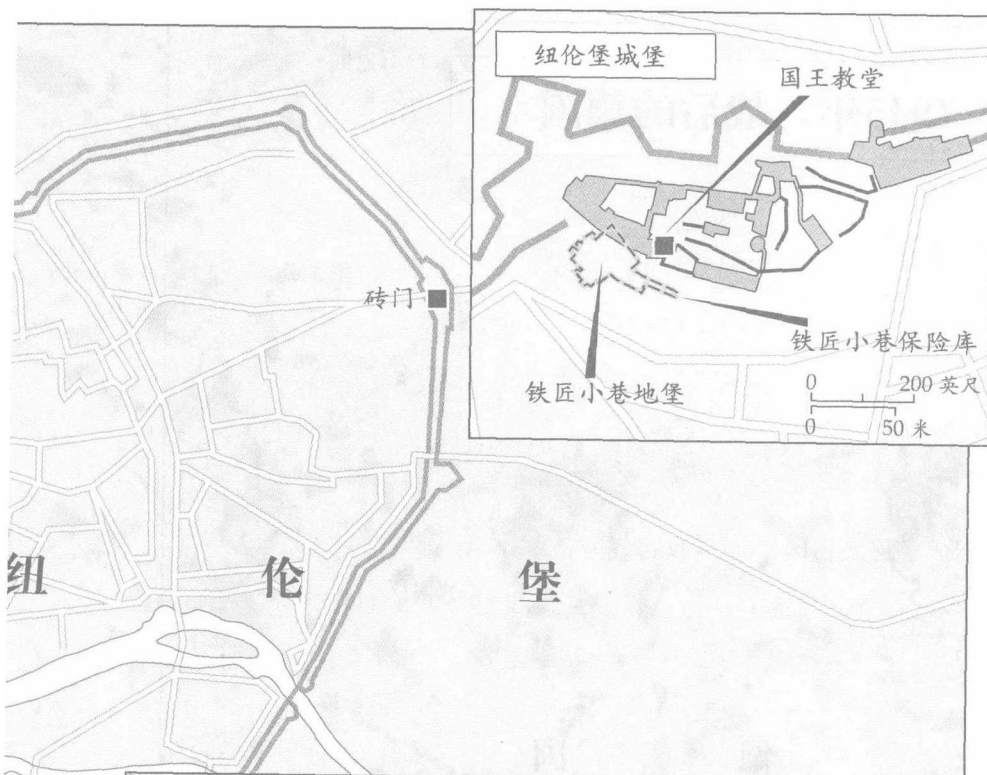
除特别说明之外，本书中所有引用过的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中的文件，都能在其阿德利阿馆（Ardelia Hall）的文物队（MFAA）收藏区和 260 记录组的二战美占军总部等档案中找到。所有引用过的史密森机构（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文件，来源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艺术档案馆（Archives of American Art）的沃尔特·霍恩收藏区（Water Horn Collection）。费利克斯·罗森塔尔（Felix Rosenthal）文件包括了个人和军事记录，都是由费利克斯本人及其兄弟伯纳德·罗森塔尔提供给我的。其他大部分引用过的文件，包括了由霍恩的遗孀艾伯塔·霍恩（Alberta Horn）慷慨提供的沃尔特·霍恩的日记、通讯录、信件、个人文件和军事记录，以及他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1]的授意下录制的大量口述历史。

此外，本书中提到的所有采访，都是由我本人在美国和德国进行的。

[1] 编注：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1929—1994），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妻子，从1961年开始担任美国第一夫人直至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5年后嫁给希腊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在其生前的最后20年，她一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

1945年，战后的纽伦堡







第1章

铁匠小巷



1945年2月23日

每天清晨，盟军的轰炸机都会铺天盖地般准时出现在比利时那慕尔^[1]的上空。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在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冬日，人们常会看到数百架，有时甚至上千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这些飞机组成了庞大的轰炸机群，被称为“轰炸机流”（bomber streams）。就算投弹手们对着德国和东欧的轰炸目标投下致命性武器、驾驶飞机消失很久以后，空中依然会残留着飞机的废气尾迹，绵延数英里^[2]。

那慕尔市郊，冰天雪地。“轰炸机流”的到来，吓坏了美军看守所中在押的德国士兵。那些俘虏们拥抱在一起，在铁丝网围成的围墙中浑身颤抖，惶恐不安地抬起头，望着天空，担心灾难即将降临

[1] 译注：Namur，位于比利时中南部的一个城市，是那慕尔省的首府，也是铁路枢纽和旅游胜地。

[2] 编注：1英里=1.61公里。

在其家乡的亲朋好友身上。

看守他们的美国士兵也会抬头看着天空，不过，他们不是感到恐惧，而是对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和强大的空军火力羡慕不已。正是他们，粉碎了纳粹的兵力，而且不久后就能让盟军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家乡将他彻底击败。

轰炸部队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轰炸目标不仅包括军事基地还有工业区，这样就导致了許多城市整体瘫痪。而这，就是德军一直顽固抵抗所要付出的代价。

美军中尉沃尔特·霍恩，是美国第三集团军（US Third Army）驻扎在那慕尔军营（Camp Namur）的10名会说德语的审讯官之一。他也和众人一样等待着轰炸机群当日的来临，心中却是百感交集。

霍恩36岁了，肩膀宽阔，皮肤黝黑，长着一副影视明星般的容貌。而他的妻子正在他们旧金山的里士满（Richmond）的家中焦急地等待着他回去。当霍恩看到美国能够组建起承载上万枚炸弹的数千架飞机队伍，并能让它们在深入敌军领土数百英里的上空猛冲，而且还能为其提供燃料并进行维护时，他的内心深感自豪。虽然入伍两年来他从未在战斗中发过一炮一弹，他那受乔治·巴顿（George S. Patton）将军领导的流动情报队伍也总是安逸地待在距离前线50英里的后方，但是，他仍然十分欣赏整个机组的勇气和胆量，并对包括炮兵、步兵、医务人员、厨师、办事员和军需官在内的其他数千位人员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情，正是他们组成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

但是，轰炸机流的出现同样也让霍恩感到焦虑不安。他和那些受审的俘虏一样，在德国出生、成长、接受教育。他永远不会知道其中一架轰炸机是否会将载有的炸弹投向他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家。当他望向围栏中关押着的受伤俘虏们神情凄凉的面庞时，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会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哥哥鲁道夫。

那个冬季，霍恩中尉接到的命令是要调查清楚，当盟军渡过莱茵河深入德国腹地时，希特勒是否会使用生化武器。当时一直有传闻声称，面临步步逼近的盟军，德国人会像 27 年前在法国战壕那样孤注一掷地诉诸生化武器以抵抗盟军。

为了查出真相，巴顿的流动情报部队早已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审讯官不会直接询问俘虏有关武器储备的问题，而会从他们回答的似乎是随机安排的 150 道问题里的 4 道题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而根据这 4 道题的答案就可以判断出，士兵们是否接受过如何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的训练，以及敌军后方是否已建好保护平民百姓的掩蔽场所。阿登战役^[1]中盟军在比利时俘虏了大量的纳粹国防步兵，于是，审讯官从中挑选了 1500 名士兵前往那慕尔接受此项调查。由于审讯设备不足，许多审讯只能在户外进行。霍恩的办公地点就在战俘营外不远处。那里除了两个装运橘子的空板条箱、从附近小学借来的一张小书桌、一沓调查问卷和几支铅笔外别无他物。

1945 年 2 月 23 日这一天，在霍恩审问过了 35 名战俘后，拘留营的看守将来自德军第 2 装甲师的 48 岁的列兵弗里茨·休伯（Fritz Hüber）带到他面前。休伯的面庞瘦削憔悴，巨大的鹰钩鼻使其狭长的脸显得尤为与众不同。他身上穿的还是 3 周前被俘时的不合体军装。虽然以盟军方面的标准来看他已算年老，但他并非德国招募的国防军中的个例。德国在历经持续了 5 年多的战乱后，已经开始招募小至 16 岁、老至 60 岁的士兵了，将他们混合编排，打造成为久经沙场老兵，让他们挖战壕、作掩护、背负或用车拉运装备。德国的兵力，就像他们开动坦克需要的柴油燃料一样，已经供应不足了。

[1] 译注：Battle of the Bulge，发生于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是指纳粹德国于二战末期在欧洲西线战场比利时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在此次战役中，盟军损失8万余人，德军伤亡10万人。之后，希特勒再无后备力量可以补充，德军在西线再也无力阻挡盟军的前进了。所以，阿登战役当之无愧地被后人称为历史的转折点。



休伯是在纽伦堡（Nürnberg）应征入伍的，在穿越雪地到达比利时作战前仅仅接受了不到一个月的培训，对于生化武器一无所知。霍恩飞快地核查了一下他的回答，除了“是的”、“不是”和“我不知道”之类的答案以外别无所获。审问结束了，霍恩打算将眼前这个战俘打发走。但是，正如霍恩后来详细回忆此次审讯细节时说的那样，他忽然改变了主意。

霍恩抬起头望着对面的这个可怜列兵，看到他由于缺乏睡眠而弯腰驼背，很显然身处湿冷环境中的他正经受着风湿病的折磨。霍恩递给他一支烟、一杯咖啡，然后问他还知不知道任何能够引起盟军情报部队兴趣的信息。

休伯的脸像一个考试没有及格的小学生那样扭曲着，泪水在其双眼中涌现。他希望能够派上什么用场。

霍恩中尉以前也曾目睹过类似的反应。他几乎每天都能在那些除了自己的生命外便一无所有的战俘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像休伯这样的士兵——或是在街头被盖世太保（Gestapo）招募走的，或是从自己的家中被强行拉走的——就这样被祖国暂时征用了。他们既非忠诚的爱国者，也不是傲慢自大的纳粹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女和妻子，或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和楼房化为灰烬。他们都是些不情愿的斗士。他们把自己的命交给了敌人，自己却一无所有，只能像牛群一样被赶进围栏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最后一丝尊严。而最后的刺激则是，他们看到并听到了头顶源源不断的轰炸机流，明白自身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以前赫尔曼·戈林^[1]大肆炫耀过的新型梅塞施米特式拦截机（Messerschmitt jet interceptor）从未现过身。如果希特勒确实像宣传

[1] 译注：Herman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他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绞刑。但在执行死刑的两小时前，他于狱中服毒自杀。

部长约瑟夫·戈贝尔^[1]向德国民众承诺的那样，拥有能够扭转战争形势的秘密武器，那么，到了这样的关头肯定早就拿出来用上了。

休伯和其他俘虏一样，很清楚不会有人来拯救他们了。然而，虽然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但是，霍恩仍然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奇怪自我矛盾之处。这些普通士兵，这些最初曾是德国独裁者征服世界的疯狂想法的忠实追随者们，依然想要有所用处，希望自己能派上些用场。他们迫切地希望能贡献些有用的信息，即使是透露给敌军也无关紧要。列兵休伯和其余像他一样的数不清的士兵们，将是有朝一日会回到祖国、重建家园的那些人。

然而，这个战俘却满怀歉意地告诉霍恩，他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霍恩不再期望能在休伯这里有所收获。但是，在休伯喝完咖啡之后，当霍恩向拘留营看守示意将他带回战俘营的时候，这位列兵的脸上忽然呈现出了兴奋的表情。

休伯问道：“你对艺术和文物感兴趣吗？”

霍恩立刻笑逐颜开。休伯这位年老的德国士兵不会知道，他的审讯官在平民生活中的身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艺术史教授。在那之前的很多年，当霍恩尚未逃离纳粹德国的时候，他曾经在汉堡、慕尼黑和柏林等地研修艺术史，师从国际知名的中世纪艺术史学家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获得了博士学位；也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导师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总之，霍恩博士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艺术和文物了。

“你都知道些什么？”霍恩问。

[1] 译注：Josef Göbbels（1897—1945），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是希特勒夺取政权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得力助手，也是希特勒最为信赖的心腹。他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休伯直挺挺地坐好，像向德国军队长官汇报情况那样开始和中尉交谈。

“在纽伦堡一个古城堡的地堡里藏匿着一批宝藏。藏匿地点是在砂岩峭壁下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十分隐蔽。只有党卫军^[1]指挥总部头目希姆莱^[2]、他的参谋、几个市政高官和地堡里的几个工人知道这件事。”

“你说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吗？是党卫军的那个希姆莱吗？”

休伯郑重地点点头，接着告诉他：地堡在城堡基层的深处，但其入口却在外面的一条大街上。

霍恩立刻来了兴致，让休伯说得更详细些。

休伯解释说，地堡入口被掩饰成了一家古玩店的停车库。它在老城区一条小巷的不远处，上面贴着“古董收藏”的字样。

正如霍恩后来观察的那样，休伯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停顿一下，就好像在描述脑海中一幅画有古玩店的图片。这一想法似乎让休伯的脸上微微浮起了笑意。休伯变得更加放松了，甚至有点开心起来。

这位战俘继续说下去，开始描述地堡的布局。他说，被伪装起来的停车库打开门就是一条通往地下 200 英尺^[3]的深长隧道，其尽头是一个面积为 4000 平方英尺的地堡。它用混凝土加固过，共有 5 个独立的储藏室和 1 个保险库，保险库大到可以容纳 1 辆小卡车。它们内部都有各自独立的设施。地堡的看守们都有各自的营房，房内有发电机、燃料、饮用水、食物和无线电设备。地堡还有开向地面的通风井和空气净化系统，以备城市遭受空袭之时的需要。

[1] 译注：Schutzstaffel，简称SS，成立于1925年，是纳粹党的党属下级组织，以帝国元首希特勒为领袖，服从党卫军最高指挥希姆莱的调度指挥。

[2] 译注：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曾任纳粹德国党卫军队长、党卫军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等要职，另外还是盖世太保总管，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二号权势人物。他是法西斯战犯，于1945年5月23日服毒自杀。

[3] 译注：1英尺=0.31米。